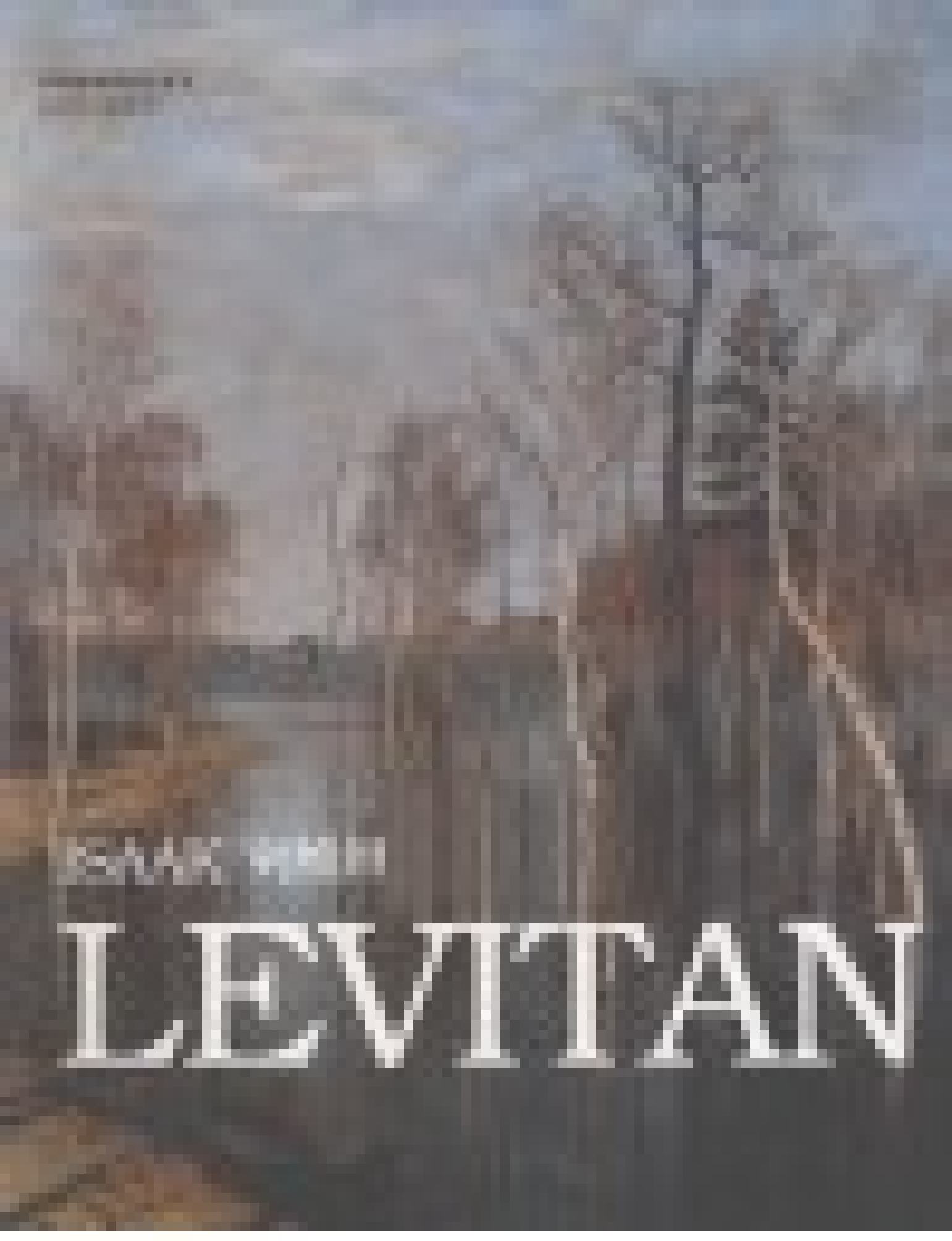


环球艺术家视点系列
Isaak Levitan

ISAALK 列维坦

LEVITAN



THE
LEWITTA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列维坦/黄音编. — 长春: 吉林美术出版社,
2011.2
(环球美术家视点系列)
ISBN 978-7-5386-4940-6
I. ①列… II. ①黄… III. ①油画—作品集 俄罗斯—近代 IV. ①J2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27249号

环球美术家视点系列

列维坦

Isaak Levitan

出版人: 石志刚

编者: 黄音

前言撰文: 王璐

责任编辑: 尤雷

责任校对: 陈鸣

装帧设计: 亚力·Z设计工作室

开本: 889mm×1194mm 1/16

印张: 7

版次: 2011年2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2月第1次印刷

出版: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美术出版社

发行: 吉林美术出版社图书经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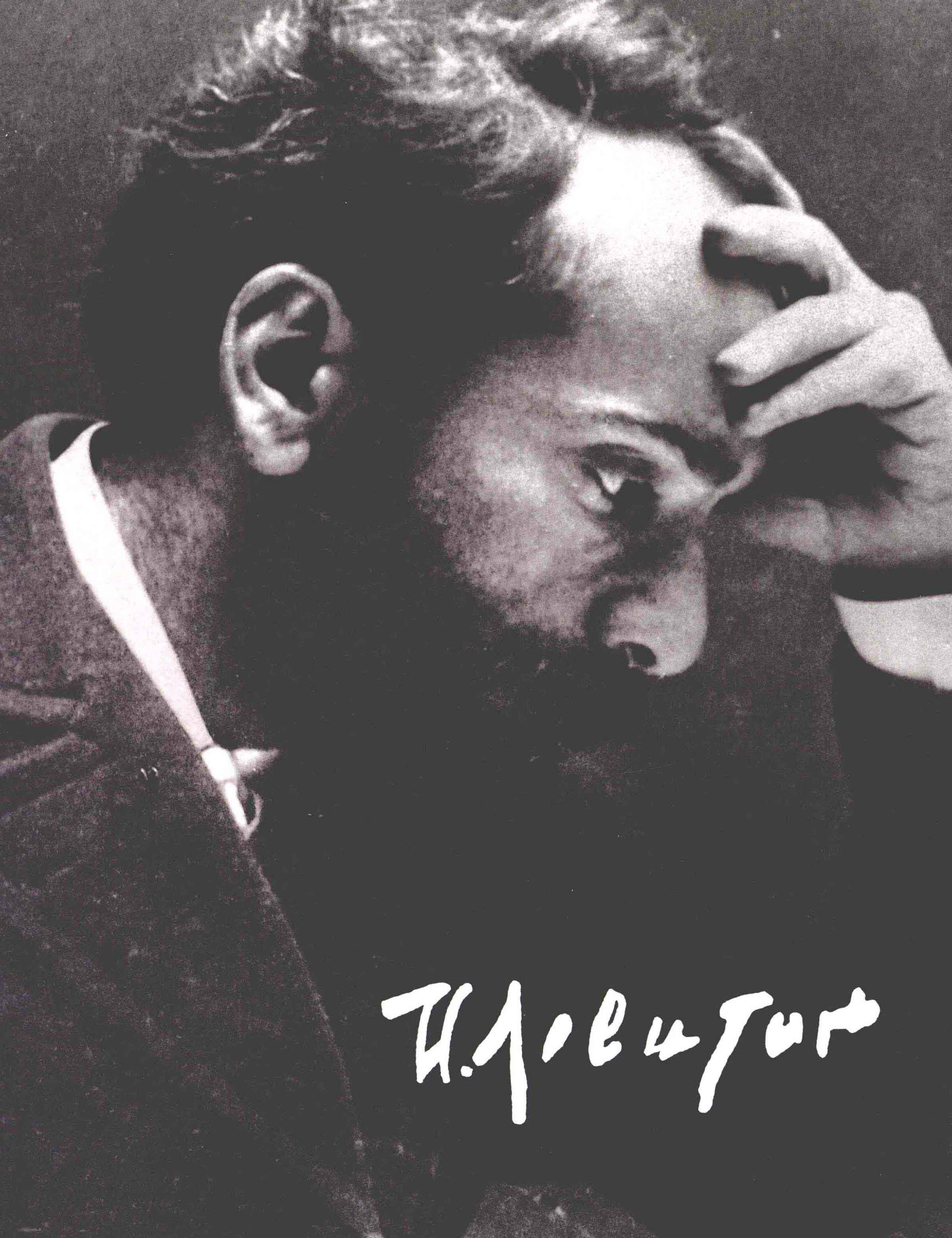
地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图书经理部 0431-86037892

网址: www.jlmspress.com

印刷: 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386-4940-6 定价: 58.00元



И. Голубцов

环球艺术家视点系列
Isaak Levitan

【俄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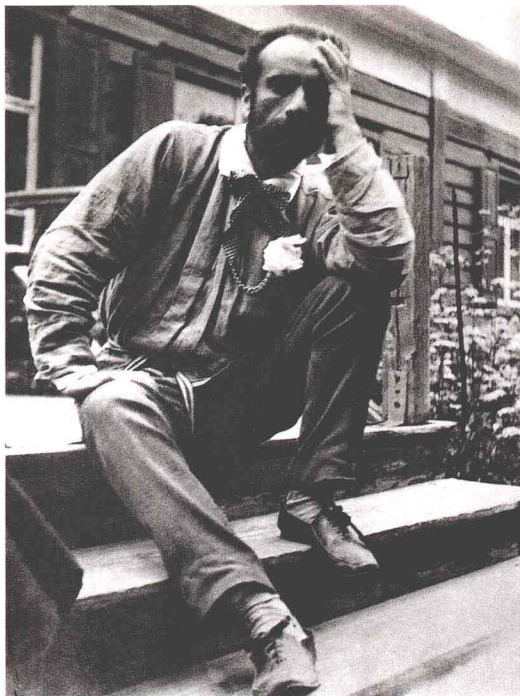
列维坦

И. И. Левитан

 吉林出版集团 JILIN PUBLISHING GROUP

 吉林美术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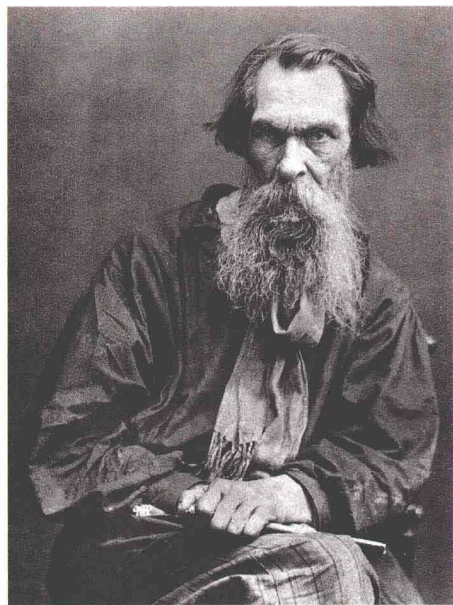
大自然的激情歌者——列维坦



伊萨克·列维坦 摄于19世纪90年代末

一片土地因着一个名字而焕发出朽且永恒的光彩，这个名字也因镌刻于此而变得隽永，他便是被誉为“俄国风景画艺术最后的终结者”的伊萨克·列维坦(Isaak Iliich Levitan,1860-1900年)——抒情风景画巨匠，一个守望幸福的人。

列维坦出生于一个清贫的犹太家庭，父亲伊里亚在火车站任职，靠着微薄的薪水养活着这个家庭。1860年，伊里亚带着妻子、两个女儿和两个儿子迁居莫斯科。13岁那年，列维坦和哥哥凭借着优异的成绩考入莫斯科绘画雕塑建筑学校。然而两年之后，这个家庭便遭受到了巨大的不幸，父亲母亲双双因病去世。贫穷和困苦洗礼着艺术家的灵魂，苦难之于庸常人而言压弯的不止是脊梁，然而，对于注定不凡的人而言却可越发沉淀了许多更加深沉的渴望——对于生活之美的追求。列维坦在穷困中坚持学业，他无钱租房，只能到处流浪，夏天索性就在街头长椅上睡觉；他衣衫褴褛，食不果腹，饱尝人间的辛酸苦辣。然而与此同时，列维坦以学习勤奋、艺术敏感力强在莫斯科绘画雕塑建筑学校里闻名，他对风景画情有独钟，他的习作、速写被风景画家萨夫拉索夫发现后，立刻把他调到了自己的风景画室。在列维坦的成长过程中，萨夫拉索夫起到了



列维坦的老师阿历克塞·萨夫拉索夫

极为重要的作用，他常对列维坦说：“当你全身心地热爱大自然时，你就能体察到它的诗意。”而这也正是兴起于19世纪70年代的“巡回展览画派”所矢志不渝的追求——“美就是生活”，这场在法国现实主义与巴比松画派“回归自然”之风召唤下蓬勃而起的艺术活动将在19世纪末期融合俄国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和民族民间艺术资源生出风景画艺术史上最瑰丽的一朵奇葩，而这一切都在列维坦的到来之前静静地酝酿着。

从《索科尔尼基的秋天》(1879年)回眸画家前期的作品，举目所见均笼罩着一层挥之不去的淡淡忧伤，这是童年生活的苦难与悲伤留在他作品中的印迹。静静沉睡在雪袄中的《乡村·冬天》(1877-1878年)，草长莺飞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春天》(1876-1877年)，唯一行走在列维坦画作中的黑衣贵妇(《索科尔尼基的秋天》)等等，画家带着萨夫拉索夫的高度赞许、旁人的嫉妒和一腔对艺术的执著热忱走出了象牙塔，在广袤的自然间寻找着自我和梦想的翅膀。凭借着扎实的基础、过人的天赋以及异乎常人的悟性，列维坦在艺术的道路上独自前行且



列维坦在位于莫斯科近郊巴布吉诺的契诃夫庄园里 摄于19世纪80年代

快和鲜活。

19世纪80年代列维坦与作家安东·契诃夫成为至交，契诃夫帮助列维坦解除了精神上的痛苦，使他对生活充满信心。1886年列维坦踏上了生平第一次南下游览克里米亚的旅程。南方的澄澈天空和辽阔的原野陶冶了画家的情怀，那一轮孕育万物生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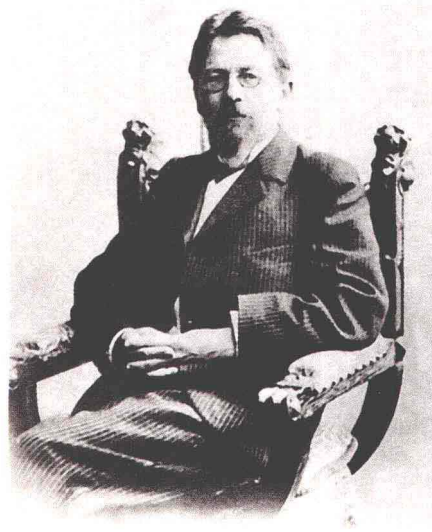
列维坦与他的猎犬 Westa

的太阳也给画家的灵魂注入了无穷的力量。在这之后的创作中，列维坦逐渐开始更大胆地使用颜色，在画面的意

蕴上也开始变得豁达而开阔，具备了一位真正艺术大师对自己思想与意象表达的奔放而粗犷的态度。这个时期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像《山脉·克里米亚半岛》（1886年）、《海岸边》（1886年）那样描绘自然界雄伟景象的气魄；像1887年几幅描绘池塘的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跳跃在水面上的潋潋的喜悦和轻松。

《远眺苏拉河》（1887年）、《米勒的秋天》（1888年）以及创作于1887年至1888年间的《伏尔加河组画》《雨后》《白桦林》等都显示了他

声名鹊起。或许因了太多的苦难的缘故，画家的性格里有着几分忧郁和迷惘，在还没有达到自己心目中那种理想的境界之前画家时常为病态的忧郁症所困扰。创作于1880年的《秋天的风景》更是画家忧郁症发作时的真实写照，一个人、一条狗、一支猎枪在自然中宣泄着理想不能实现的困扰。这一时期的列维坦将目光着眼于周遭的人文自然风貌：《河边的村庄与麦垛》（约1880年）、《柳树旁的小屋》（约1880年）、《蜂房》（约1880年）、《公园中的池塘》（1880年）、《第一抹绿·三月》（1883年）、《村中的小桥》（1884年）、《伊斯特拉河的黄昏》（1885年）、《洪水》（1885年）等等，无一不在作者的笔下还原着真实质朴。只是这些作品都缺少了几分明快和鲜活。



安东·契诃夫 (Anton Tschechow)



沉思中的列维坦

用抒情笔调再现大自然的才华。

1889年30岁的列维坦正式加入了“巡回展览画派”，其独具风格的风景画家地位也因着巴维尔·米哈伊洛维奇·特列恰科夫的赏识而确定下来。

伟大的作品更是离不开人与情感的因素。列维坦短暂而辉煌的后期作品里更多地蕴含了画家对于生活本身的思考，也因了这种思考而变得深邃。创作于1892年的《深渊旁》就讲述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磨坊主女儿爱上了一名青年农民，父亲买通当局送青年去遥远的地方服终身兵役，女儿绝望坠渊身亡。画面上衰朽的枯木，深不可测的潭水，云谲波诡的天色，远处黑黢幽暗的森林无一不表现着凝重而悲伤的基调，控诉也好，愤懑也罢，列维坦以巧夺天工的笔触在观者心中掷下一颗石子，让人心里的湖水久久不能平复。这恐怕就是大师的魅力所在吧。在他的《通往弗拉基米尔的道路》(1892年)一画中，画家选取了一处通向沉重历史的景色，构图虽然简单平实却匠心独到，道路的尽头遥不可测，远天阴霾苍凉沉郁，结合历史的印记不免让人印象深刻，无怪乎这幅画作在后世被赋予那样丰富的社会含义，那“透过乌云的一丝阳光洒在地平线上的一缕亮色”无论是否是画家对于“俄国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的象征”，都至少启迪了无数观者的心灵。

1892年已是满载盛誉的列维坦因其犹太人的身份被迫离开祖国，这对于画家是莫大的打击和痛苦。个人的不幸和祖国的命运相互交织，一时间百感交集，此时创作的《寂静的天空》(1894年，又名《超越永恒的宁静》或《墓地上空》)就充满了悲剧性的基调，陡峭的河岸上伫立着古老荒凉的墓地，被十字架包围的教堂在夜幕般垂挂于天际的乌云下被映衬得脆弱而不安，心中的惶恐和愤懑如一曲《悲怆》低低地吟诵，令观者动容。这份伤痛在画家的心中铸成了一道不可磨灭的疤痕，也久久徘徊萦绕于观者的心间。

1895年随着画家与库夫申尼科娃一段感情纠葛的结束，列维坦再一次回到了契诃夫兄妹的身边，多年的友谊和深埋心间的爱情照彻了画家的灵魂，仿佛一切都变得美好而可爱起来。这一时期俄国的反专制运动也日趋高涨起来，社会进步力量活跃。画家此时的创作风格也同时局一样充满了蓬勃的活力和对前景的希望。这一时期的作品如《三月》(1895年)、《金色的秋天》(1895年)、《河谷的秋天》(1896年)、《勃朗峰》(1897年)等等都洋溢着幸福的色彩，守望幸福的画家仿佛收获了他生命中迟来的快乐一样，如同孩子一样创



列维坦在莫斯科北部阿布莱姆泽沃庄园(Abramzewo)中的马蒙托(Mamontow)家里



“巡回展览画派”成员谢洛夫曾为列维坦画过肖像

作，一幅幅新鲜的幕景在此铺开。《三月》中的景致虽然取自早春，大地上依然被厚厚的积雪所覆盖，但天空却被描绘得蔚蓝澄澈，明亮得令人陶醉，这一份活泼的色彩似乎也在宣泄着画家涌动于心的激情。《晚钟》更是以其绝佳的音乐感而著称于世，画面中宁静的小河，依稀可辨的教堂钟楼，河面上晚霞的倒影，无声的小桥通向无人的河岸，一切都那么安详静谧，画家仿佛在邀请我们同他一道坐在河边聆听远处悠扬清脆的钟声。

然而随着幸福和荣誉的到来画家的健康情况却每况愈下。1898年3月列维坦荣获院士称号，翌年9月他回母校莫斯科绘画雕塑建筑学校任教。而此时的他距离生命的终点却只有一二年的光景了。1899年契诃夫看望大病初愈的列维坦，在他的画室里看到了一幅名为《湖》(1898年)的作品，画面上饱含着丰富的色彩，仿佛孕育着无限的生机，充满着欢乐的感情。这是画家多年来探索总结出的俄国大自然的概括形象，也是他在告别人世前珍藏在内心深处的伟大祖国形象。画家对祖国的热爱洋溢其间。弥留之际的画家与契诃夫一家如影随形。1899年他完成了人生中的最后一幅画作《落日·草垛》，在这幅永远镶嵌在契诃夫一家壁炉之上的不朽画作中，一轮即将落下的太阳象征了画家辉煌而短暂的一生，就那样平

实、质朴地消失在天际，而他留下的作品却将永远地不朽于世。

1900年7月22日，列维坦怀着对幸福的渴望，怀着对生活的热爱离开了他无限眷恋的世界。契诃夫曾评价说：“他是一个伟大的独树一帜的天才，他的作品是那么清醒有力，本该引起一场变革，可惜他死得太早了。”他的作品闪烁着“能使疲倦心灵愉快起来的阳光”。列维坦在早年给契诃夫的信中也曾提及“我还从来没有如此爱过自然，对于它如此敏感。我还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地感受到这种绝妙的天，它充溢于一切，但非人人能见，甚至无以名之，因为它不是理智与分析所能获得，它只能由爱来理解。没有这种感受就不能成为画家。”是列维坦对自然的这种难以穷尽的爱，使他成为一位用画笔来赞美大自然的激情歌者。在他的风景画作中，无论所表达的感情是幸福的还是悲伤的，是明媚的还是忧郁的，都蕴含着画家对自然与人生的深沉的爱。正因为如此，列维坦无愧于一代风景画大师的称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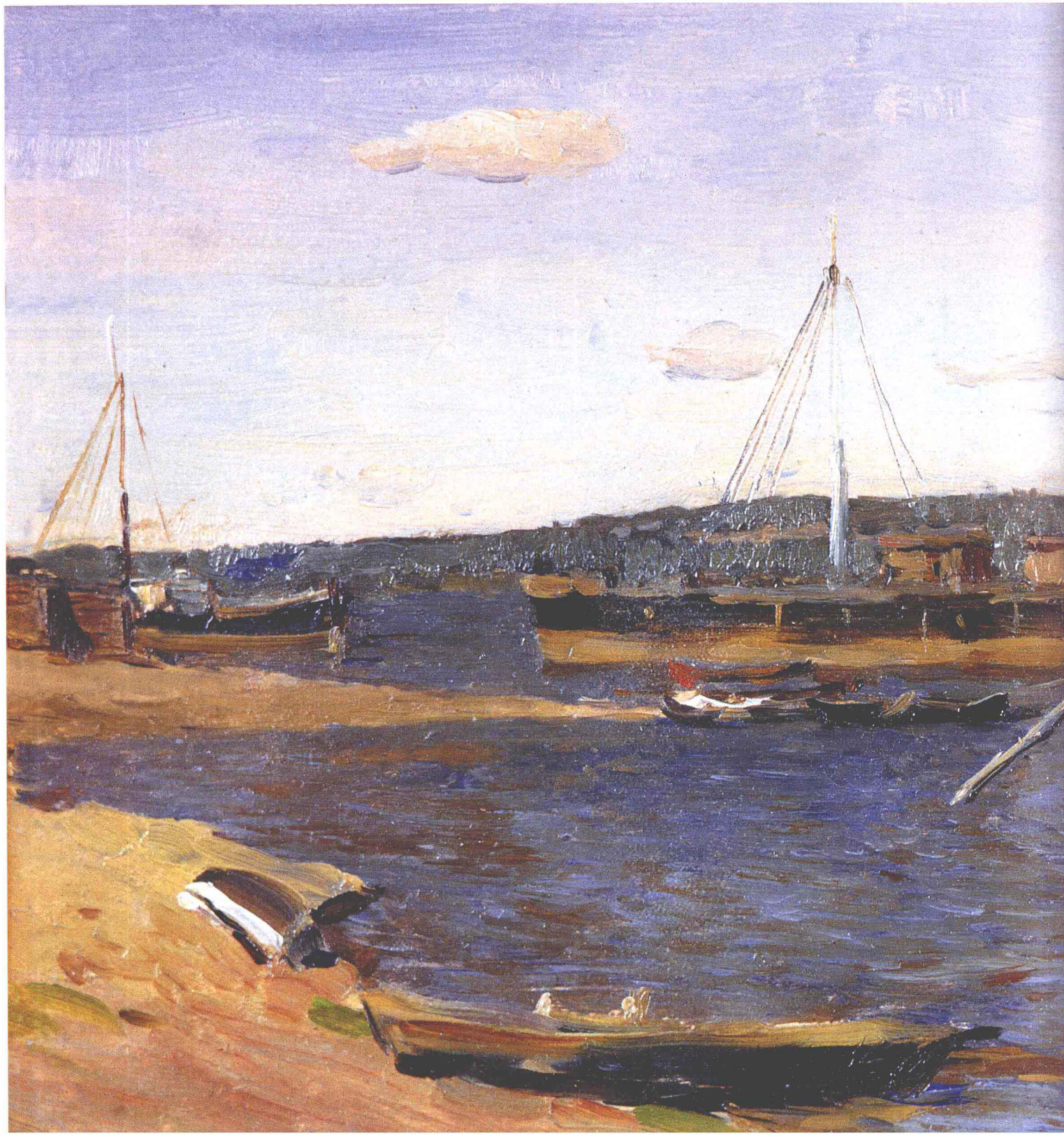


“巡回展览画派”成员的留影

索科尔尼基的秋天 1879年 布面油彩 63.5 × 50 cm 特列恰科夫画廊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伏尔加河上 纸板油彩 15 × 26.5 cm





秋日 纸板油彩 11.5×17.3 cm 特列恰科夫画廊藏

阳光灿烂的日子·春天 1876-1877年 布面油彩 53×40.7 cm 私人收藏



秋天的风景 1880年 布面油彩 93.8×68 cm 特维尔画廊藏（局部右页）